



世界古典文学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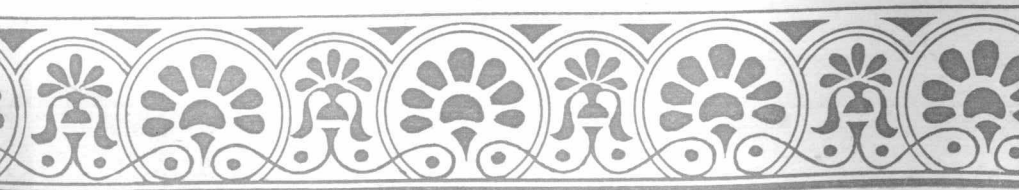
(英)乔治·艾略特著

亚当·贝德

亚当·贝德

〔英〕乔治·艾略特 著

周定之 译



George Eliot
ADAM BEDE

亚当·贝德

〔英〕乔治·艾略特 著

周定之 译

责任编辑：龚绍忍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8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09,000 印张：18.375 印数：1——41,600

统一书号：10109·1795 定价：2.00元

她深深地进入了她的角色之中，使读者
不仅以旁观者的身份看他们，更象他们
从内部观看自己一样。

——毛姆

湖南人民出版社

乔治·艾略特(1816—1880)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是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的笔名。她生长在英国华立克郡。她的祖父与父亲均为木匠,父亲后为庄园代理人,政治观点保守。她的父亲臂力过人,精于计算,以能准确地估计出一棵生树的木材量而著称,为人正直诚实。在本书亚当·贝德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她父亲的这些品质与才能。

她五岁时,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便随姐姐在学校寄宿,只在星期天回家。她自小就喜爱读书。十三岁时转学到考文垂一座学校,她的法语、德语与音乐都学得很好。

1835年,艾略特辍学回家。1836年,母亲去世。第二年姐姐出嫁后,她就管理家务,并积极从事慈善工作,一面继续进修意大利语、德语与音乐。

她廿一岁,随父亲迁居考文垂。她生活中的这一变化,对她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考文垂,她认识了查尔斯·布雷及其妻弟汉纳尔一家。布雷与汉纳尔都是无神论者。1838年,汉纳尔发表了“基督教起源的调查”。艾略特受了此书的影响。1842年,她拒绝上教堂作礼拜。

1846年,她译完德国神学家、哲学家史特劳斯的“耶稣传”。1850年开始为“威斯敏斯特评论”撰稿。1851年担任该刊副编辑,1853年辞去该项职务。1854年发表了其所译的费

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

这时，她与著名评论家乔治·亨利·刘易斯结识，并因志趣相投，互相爱慕，后来公开同居。但刘易斯是有妇之夫，因而他们遭到冷遇，兄妹都不与她来往。

在刘易斯的鼓励下，她在卅六岁时开始小说写作。1858年初，“教区生活场景”一书以乔治·艾略特笔名发表。这本书发表后分别寄给了狄更斯、萨克莱、丁尼生、罗斯金、卡莱尔夫人等人。卡莱尔夫人写了热诚的评语。但最热情洋溢的赞扬来自狄更斯，他宣称：不论在哀惋凄怆或幽默情趣方面，他还没读过这样细腻真实、优美动人的作品。而且狄更斯比其他这几位作家洞察更深，他认为这作品尽管署的是男姓笔名，却一定是出自女作家的手笔。萨克莱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但以为是男作者所写。

1859年，“亚当·贝德”一书问世。

艾略特的姑母是位卫理公会布道士。她向艾略特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年青妇人因谋杀婴儿罪判处绞刑。她曾和这个女犯在狱中度过一夜，为她祈祷，并使她坦白悔悟。后来，她又陪着这犯人坐囚车到刑场去。

艾略特深为这故事所动。这就是“亚当·贝德”的故事来源。

“亚当·贝德”的主要内容是：木匠亚当·贝德爱上了农家姑娘海蒂。海蒂容颜娇美，但性好虚荣，为庄园主的孙子亚瑟所诱骗。亚瑟离家后，海蒂与亚当订婚。不久，海蒂发现已身怀有孕，不得已去寻找亚瑟，途中分娩。她将婴儿丢弃林中，因而以谋杀婴儿罪判处绞刑。亚瑟为她奔走，获得赦免令，免除死刑，流放国外。

最后，亚当与卫理公会布道士黛娜结婚。

这部小说使作者一跃而跻身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的前列。当时，人们纷纷写信给她，求她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他们认为她掌握了人生的答案。

有位诗人评论说，这书“十分值得钦佩”，但后来也指出有两个缺点：一是运用了方言，一是亚当的结婚。艾略特却不能同意，她说，“我宁肯拔掉了牙齿，也不能舍弃这两点。”当然，运用方言可以更好地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格，以及时代风貌，弃之可惜。但很多人都认为全书最后一卷实为赘笔。海蒂流放后，这一悲剧被搁置一旁，按照老办法又来一个大团圆的收尾，反而有损全书后一部分的悲剧气氛，破坏了统一的结果。

艾略特后来虽然放弃了宗教信仰，但她仍具有真诚的宗教感情。黛娜的布道文与祈祷都是她“含着热泪写的”。对于黛娜，作者突出了她心灵的美。但是，这样完美无缺的人物使人产生“此曲只应天上有”之感，不象其他人物有血有肉，更有艺术感染力。

亚当·贝德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作者的父亲为原型的。据说书写成后，念给她的父亲罗勃·埃文斯的一位老朋友听。他一连坐了几个小时，不时插嘴说，“那是罗勃！活生生的罗勃！”

亚当那么冷静明智的一个人，却为头脑肤浅狭隘的海蒂的那“小猫儿一般”的娇美所倾倒，这虽有悖事理，但也自然。全书中，作者夹叙夹议，时而探出头来阐述她本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她也为亚当作了解释，她把女性的美的感人力量比作音乐。

海蒂发现有孕后，去投奔亚瑟，那一节写得凄惋哀恻，十分真切、动人。

但是书中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波塞太太。作者的母亲就很“有些波塞太太的性格”。正如英国评论家、哲学家莱斯里·史特芬所说：

“她的牛奶房是那整个天地的中心。作者第一次就是将这牛奶房作为使得海蒂的娇美对唐尼桑恩上尉成为不可抗拒的诱惑的背景来介绍给读者的。但是波塞太太是那里的主宰。她代表了那地方的精髓。那个汇集了乡绅、牧师、教堂执事、教师、铁匠、木匠、牧羊人与车夫的小小世界之所以能和谐调协，她的影响是此中奥秘。上述各种类型的人物描绘得十分精彩，总的枢轴也在波塞太太大显其口才的农场上。”她的话新鲜生动，妙趣横生。她评论克拉格说，“只可惜他不能重新孵化一次，孵成另外一个样子。”有一位议员先生在下议院的一次发言中，就引用了这句话。波塞太太对克拉格还有一句评语：“我觉得他就象只这样的公鸡，以为太阳升起来，就是特意为了听它啼叫的。”欧文牧师盛赞这句佳语，称之为“一句话的伊索寓言”。波塞太太对老乡绅畅谈的一席话尤为脍炙人口的精彩章节。

毛姆在一篇评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奇”文章中曾说过，“乔治·艾略特观察她的角色时，冷静、精密而富同情。她的英雄比我们自己更不象英雄，她的恶徒也不是恶徒。她深深地进入了她的角色之中，使读者不仅以旁观者的身份看他们，更象他们从内部观看自己一样。”

的确，在这本书里，艾略特也没有将唐尼桑恩上尉写成一个恶徒。他对海蒂一时迷恋，不能自拔，思想上几经斗争，但终因不能抵御美的诱惑，犯下了“无可弥补的”罪过。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化了不少笔墨，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分析。

其他几个次要人物，如教师巴特·马西、莉丝贝斯等，也都写得有声有色，具有鲜明的个性。

继“亚当·贝德”之后，艾略特陆续发表了“河上磨坊”（1860）、“织工马南”（1861）、“罗慕拉”（1863）、“菲利克斯·霍尔特”（1866）、“米德尔马奇”（1872）等书。

1878年，刘易斯病逝。1880年，她六十一岁，与四十岁的约翰·克罗斯正式结婚。

艾略特死于1880年。英国散文家、历史家卡莱尔死于1881年。诗人兼文学批评家斯温伯恩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悼念他们两人。在诗中，他将显赫的声誉地位不是给予那“声如雷震的论辩雄才”，而是给予了女性的沉静睿智。

斯温伯恩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认为：如果说卡莱尔是一位有力的雄辩家，艾略特则始终高出一筹，是具有“火一般热情的眼睛”的观察者。

从1900—1945年，人们对艾略特的兴趣降低了。在她诞生一百周年紀念时，只有女作家维琴尼亚·吴尔夫——即为艾略特写评传的莱斯里·史特芬的女儿——撰文热情歌颂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略特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地位。1949年，培西尔·威利宣称：她比她同时代的其他英国作家更充分地概括表现了她那一世纪的精神风貌。

近三十年来，对艾略特的研究又开始恢复，而且激增起来。

虽然今天对艾略特的看法已与维多利亚时期有所不同，但她机敏的幽默、深刻的睿智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对今天的读者仍一样具有强烈的魅力。

西敏寺有一个“诗人的角落”。著名诗人、作家死后在这里或立了墓，或树了碑。艾略特死后本应是享受这一荣誉的第一位女作家，但她因生前与刘易斯非法同居的“不正当”行为及无神论的观点未能葬入西敏寺。1980年，她死后一百年，才在西敏寺英国文学伟大作家的墓碑群中，为她树立了一方墓碑。

卷十四 卷一十六 卷一十八 卷一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381)		第十八
(382)		第十九
(383)		第二十
(384)		第二十一

目 录

第一卷

乔治·艾略特.....	(1)
一 工 场.....	(1)
二 布 道.....	(11)
三 布道之后.....	(33)
四 家庭和悲哀.....	(40)
五 教区长.....	(56)
六 霍尔农场.....	(74)
七 牛奶房.....	(87)
八 一项职业.....	(93)
九 海蒂的世界.....	(102)
十 黛娜访问莉丝贝斯.....	(110)
十一 在农舍里.....	(122)
十二 林 中.....	(131)
十三 林中黄昏.....	(143)
十四 回 家.....	(148)
十五 两间卧室.....	(158)
十六 联 系.....	(172)

第二卷

十七 题外的话.....	(186)
--------------	-------

十八	教 堂	(196)
十九	亚当的工作日	(220)
二十	亚当访问霍尔农场	(227)
二一	夜校与教师	(246)

第 三 卷

二二	生日宴会	(263)
二三	午餐时刻	(274)
二四	祝 饮	(280)
二五	游 戏	(288)
二六	舞 会	(297)

(88) 第 四 卷

二七	危 机	(309)
二八	进退维谷	(321)
二九	翌 晨	(329)
三十	交 信	(337)
三一	在海蒂的卧室里	(352)
三二	波塞太太畅所欲言	(362)
三三	更多的联系	(372)
三四	订 婚	(379)
三五	心底的恐惧	(384)

(88) 第 五 卷

三六	希望的行程	(391)
三七	绝望中的旅途	(400)
三八	寻 人	(413)
三九	消 息	(429)
四十	苦水横溢	(437)

四一	审判前夕.....	(447)
四二	审判的早晨.....	(453)
四三	判 决.....	(458)
四四	亚瑟归来.....	(465)
四五	狱 中.....	(473)
四六	悬念的时刻.....	(485)
四七	最后关头.....	(492)
四八	林中重逢.....	(493)

第 六 卷

四九	在霍尔农场.....	(504)
五十	在贝德家.....	(514)
五一	礼拜天早晨.....	(527)
五二	亚当与黛娜.....	(541)
五三	收获晚餐.....	(551)
五四	山上相遇.....	(565)
五五	婚礼的钟声.....	(570)
	尾 声.....	(573)

第一卷

一

工 场

以一滴墨水为镜子，埃及的术士就可以向任何偶然的来访者显现出过去的、久远的幻象。这也就是我要为你做的，读者，我将用我笔端的这一滴墨水，向你显现出一七九九年六月十八日这一天，干草坡的木匠和建筑工乔诺桑·柏奇先生的宽敞工场的景象。

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射在工场里五个正在忙着制作门窗和嵌板的工人身上，在敞开的大门外，堆成帐篷似的木板散发出来的松木气息，和在对面打开的窗户旁边，盛开着雪白花朵的接骨木树丛的芳香混合在一起。斜斜的阳光穿过那飞舞在稳实的刨子前的刨花，照亮了靠墙放着的柅木嵌板上的精细木纹。在一堆柔软的刨木花上，一只毛茸茸的灰色看羊狗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窝，把鼻子埋在两只前爪中，躺在那儿，偶尔皱起眉头，向那五个工人中最高的一個瞥过去一眼，那人正在雕刻壁炉木架中央的盾形，在刨子和榔头的声响之上听得到一个强有力的男中音，正是这个工人的嗓音，他在唱道：

“醒来：我的心灵，随着太阳
为你日常的职责奔忙，

扔掉那迟钝的懒散……”

这时正要进行一些测量，需要更集中注意力了，那洪亮的歌声降低成一阵轻轻的口哨声，但不一会，歌声又重新有力地响了起来：

“让你所有的话儿都由衷真诚，

你的良心明净无尘。”

这样的声音只可能发自一个宽阔的胸膛，而这样的胸膛属于一个身高约六呎、骨骼粗大、肌肉发达的人，他的肩背扁平，头部姿态昂然，当他挺直身子，隔得稍远一些打量着他的工件时，他的神态就象一个站着稍息的士兵。他的袖子卷齐手肘，露出一只可以赢得臂力锦标的胳膊；然而那长长的柔软的手，指头宽平，看来却是善于干技巧活儿的。

亚当·贝德高大结实，够得上称作是个萨克逊人，但是，在浅色纸帽对照下，乌黑的头发，分外明显，在凸出、灵活的眉毛下闪亮的黑眼睛目光敏锐，这就看得出他身上还有凯尔特人的血统。他的脸庞很大，线条粗放，在面容平静时，它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和悦、诚实、聪明的美。

亚当旁边的一个工人，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是他的兄弟。他俩一般高大，有同样类型的五官，有同样的黑发和肤色，但兄弟间的相似，倒使得他们两人在体形与面貌上的明显不同之处更见突出了。赛斯的宽肩有一点弯曲，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眉毛没有他哥哥的那么凸出，显得平淡些，他的目光不很敏锐，却有信赖、仁厚的神色。他已经取掉了他的纸帽，你看到他的头发不象亚当的那样又浓又直，而是薄薄的、卷曲的，让你看得清楚那前额上头顶拱处的轮廓。

那些懒散的流浪汉，靠得住能在赛斯那儿得到一个铜板的

施舍，可他们却很少和亚当说话。

工具的响声和亚当的歌声的协奏终于被赛斯打断了，他举起那张一直在用心制作的门板，把它靠墙放着，一面说：“我今天到底把这张门做完工了。”

工人们都抬起头来。杰姆·萨勒特，一个满头红发，译名叫“红头杰姆”的粗壮小伙子，停下手里的刨子。亚当惊诧地用他那锐利的眼光望着赛斯道，

“什么？你以为你做完工了？”

“当然啰，”赛斯也同样惊诧地说：“缺了什么啦？”

其他三个工人的哄然大笑使赛斯困惑地四处张望。亚当没有和他们一起大笑，只是脸上微微含笑，用比适才温和些的语气说：

“怎么，你忘记上嵌板了。”

赛斯两手往头上一拍，连脑门顶上都羞红了，这时大家又哄笑起来。一个译名叫“瘦精猴彭恩”的灵活小个子叫嚷道：

“好哇，”一面跑上前去抓起了门：“我们把门挂在工场那一头去，上面写这几个字：‘卫理公会教徒赛斯·贝德的手艺’杰姆，拿起这个红漆桶来。”

“胡说！”亚当说，“让它去，彭恩·克雷内奇。你自己有一天也可能出这种漏洞的，那时你就该转笑为哭了。”

“那你就等着瞧吧，亚当。要我的脑瓜子里装满卫理公会教徒，那还够你等一大阵子呢。”

“不，你的脑瓜子里面常常装满了酒，那更糟糕。”

可是彭恩这时手里已经端起了这个“红桶子”，正待开始写他的题词了。他先在空中画了一个S作为预备活动。

“让它去，好不好？”亚当喊道，一面放下工具，大步跨